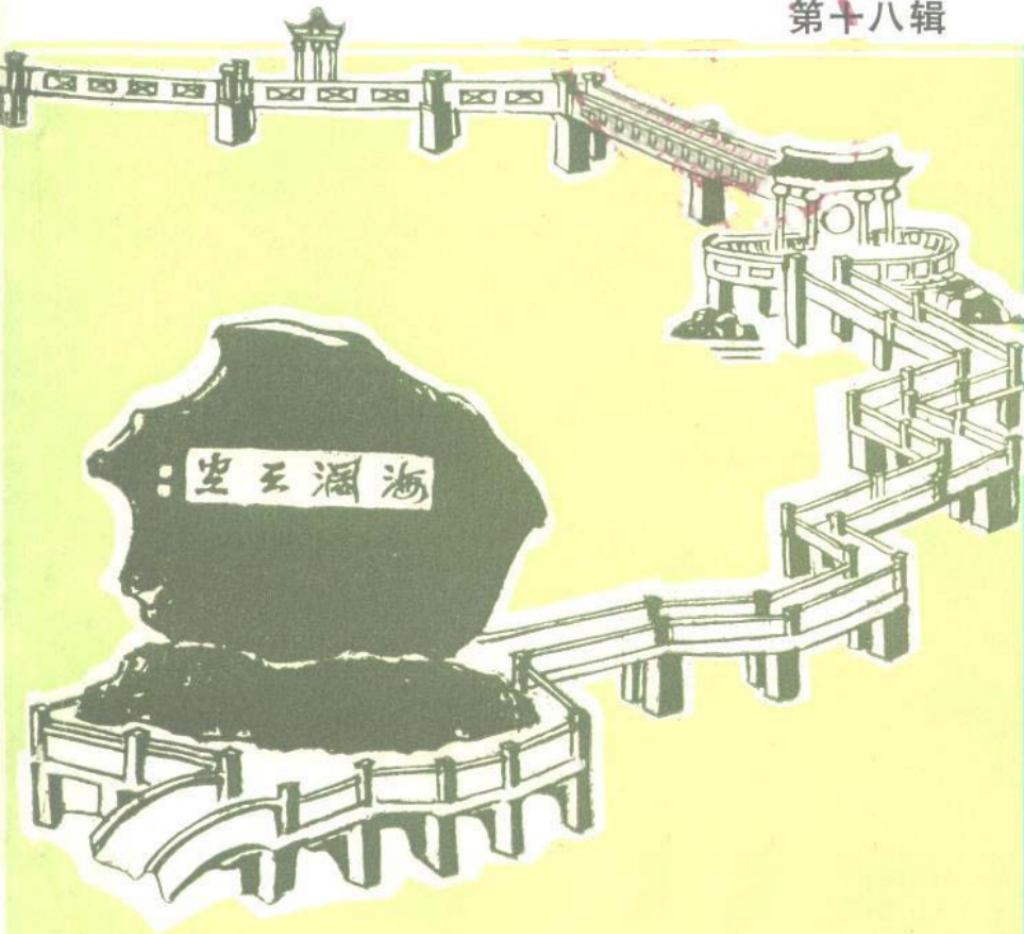


厦门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厦门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目 录

- 辛亥革命在厦门 丘廬兢 (1)
厦门辛亥革命见闻录 李禧、余少文等 (13)
厦门辛亥革命的鳞爪 张圣才 (21)
光复厦门的回忆 王云青 (24)
王振邦参加厦门辛亥革命 陈延庭 (28)
光复厦门漳泉永纪略 王振邦 (33)
厦门老同盟会员王兆培 陈莲芳、李鸿歲 (38)
厦门革命党人反袁运动记述 黄志仁 (40)
辛亥革命前后厦门同盟会对台湾
 的影响 林其泉 (48)
辛亥革命先驱杨衢云 江菱菱 (58)
陈新政与辛亥革命 许国仁 (66)
新加坡侨领陈楚楠 罗 钟 (71)
庄银安事略 曾廷丁 (79)
徐赞周与缅甸中国同盟会 陈文藻 (83)
“厦门天仙戏园”事件始末 叶賽梅 (90)
1908年的美国舰队访问厦门 洪卜仁、戴晓蓉 (98)
辛亥革命前后的厦门报刊 邱艺玲 (112)
编后话

辛亥革命在厦门

丘 廉 穆

一、中国同盟会在海外华侨中发展组织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在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并创办《民报》为同盟会机关报。南洋支部迅速地在菲律宾、新嘉坡、怡保、槟榔屿、吉隆坡、仰光、安南（即越南）、暹罗（即泰国）分设机关，吸收进步的华侨入党。各地华侨同盟会员纷纷创办报纸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如在新嘉坡创办《中兴日报》，在仰光创办《光华日报》，因受当地政府取缔，即把《光华日报》迁槟榔屿，改名《光华报》。此外，为避免成为目标，导致当地政府干涉起见，各地华侨同盟会员互相仿效，设立阅报书社，如岷里拉设立普智书报社、新嘉坡设立星洲书报社、槟城设立槟城书报社、仰光设立觉民书报社、吉隆坡基督教青年会设立中国青年益智社，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并举行不定期的演说，揭发清政府的弊政及种种丧权辱国的事实。时胡汉民、汪精卫（抗日时期变节成为汉奸）陶成章、吴应培等（汪精卫演讲吴为之翻译闽南话），曾先后到过安南（即越南）、新嘉坡、槟城和仰光演说宣传。孙中山也亲自到过新嘉坡、槟城，激励华侨的爱国心，使侨胞洞晓：中国外则列强环逼，内则清政府腐败无能，危亡无

日，应迅起革命自救。华侨长期遭受外人歧视欺侮，剥削压迫，渴望有一强盛的祖国，能在异域作支援他们的靠山，乃纷纷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或直接入盟，或解囊捐资，支援革命。这样，南洋各地华侨，遂成为革命主力的一部分。

由于南洋各地不少华侨参加革命，闽南是侨乡，厦门是华侨的出入口岸，厦门便成为同盟会革命运动发展的目标。

二、同盟会在厦门的活动

(一) 组织

同盟会在厦门进行活动，均由南洋支部领导的海外华侨团体派人或会员自动回国，组织进行的。海外华侨先后到厦门秘密活动的，有岷尼拉、新嘉坡、泗水（现属印尼）这几个地方的华侨。从新嘉坡来的是施铭（亮生）。1907年，施托病进鼓浪屿救世医院，通过结识医务人员进行活动。施虽称病，但出入频繁，每入门，即把门紧闭。时王兆培、周明辉（又名长盛）在该院学医，具有进步思想，见而生疑。待施返后，从门隙中窥视，发觉施的辫子是伪装的，因而认为施是革命党人，即与施多接触，多扳谈。不久，施便介绍王、周二人加入同盟会。由于王兆培、周明辉加入了同盟会，救世医院的革命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院里觉醒了的部分青年基督徒，认为不但要反清，同时还要反帝。眼看厦门鼓浪屿所有教会，都为帝国主义所操纵，受到种种压迫和束缚，即组成基督教自立会，鼓动青年基督徒自行集会，表示不受帝国主义的羁绊。教会中牧师周寿卿也予以支持。这个自立会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亦足以证明中国人痛恨帝国主义、反抗帝国主义，早些时期就已肇端了。

从泗水派来的是王振邦（南安人）。他在泗水参加同盟会后于1909年回到厦门的。王时已剪发（当时剪发，表示不愿

再做清政府的奴隶)怕引人怀疑，少外出，先寄宿鼓浪屿友人处，不久，迁厦门寓万成客栈。这家客栈挂外国籍牌，清政府是不敢去触犯的。据我回忆所及和调查所得，当时泉州主盟的是许卓然、叶青眼。漳州主盟的是陈彬侯(兆龙)。厦门主盟的是施铭、王振邦、陈德晖、黄约瑟等(因各守秘密，没有互相联系，故各自进行活动)。对革命工作比较活动的，除上列的人外，厦门还有黄蕴珊、陈金芳、林振寿、刘乌记、周明辉、王金印、曾沧华、杨山光、许某、张海珊(后期)等。漳州还有陈彬侯、朱润卿、白植滋、陈天福(陈、白于漳州光复后，因地方派别斗争，同被炸死)、陈亮(智君)、王兆培等。灌口有庄育才、庄佑南、杨浩然、庄文泉等。海澄有陈婉澜、颜长春、丘廉兢、林新民、苏眇公、许秀峰等。为避免清吏的侦探，以保证组织的安全，凡参加的人，须有会员两人介绍，并写誓词，起立举手宣誓。入会的仪式，慎重严肃，参加的人都严格保守秘密，因此各自活动，互不相谋，联系不易。

(二) 宣传

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宣传。当时，革命是清皇朝认为“大逆不道”的。社会上也认为革命是“造反”，革命党人要杀头。因此，要进行宣传工作，确是一件极费心机的事。并且当时宣传品极缺乏，经济也困难，除了每个同盟会员负责有计划地找适当的对象，以种种方法进行口头宣传外，当时唯一的宣传品是——《革命军》。这本小册子是革命青年蜀人邓容写的，风行海内外，影响很大，当时拟在厦秘密刊发。这本小册子，有的地区名为《革命先锋》，有的改名为《图存篇》。考虑到《革命先锋》的名称太刺目，为防止接受这宣传品的人，一看到是《革命先锋》，会立即焚毁消灭，乃取名“图存篇”。密向革命群众黄廷元募捐白银

100元为印刷费、邮费及其他费用。并由刘成沛向萃经堂接洽，承印1000册。部分由邮局寄出，部分于深夜自商店门隙塞入。不几天，厦门满城都在议论这本书，清吏大起恐慌。但思想比较进步的市民，得到“图存篇”视为秘笈，秘密转递给亲友传阅。革命的种子，遂由萌芽而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

（三）设立阅报社

我是1907年在漳州经陈彬侯、白植滋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当时，外患频仍，国势危急，同盟会中人认为必须启发民智，使人民了解国内外形势，明了中国积弱的原因，才能发奋图强。因此，须设立阅报所，便利群众阅报，并利用这个场所进行宣传，结交有志者，从而发展组织，扩大革命队伍。1908年我和周明辉、王金印等在鼓浪屿河仔墘（现泉州路）设立鼓浪屿阅报所，由王金印主持（王系安溪人）。翌年，我和王都出国，鼓浪屿阅报所遂停办。黄约瑟等人后又继起，在鼓浪屿大河墘（现龙头街）创办“闽南阅报社”。不少群众自动将阅过的报纸、杂志，赠给该社。该社得到群众的支持，逐渐充实，并且通过阅览结交朋友，吸收了若干对象入会。当时同盟会员凭着一腔推倒清朝，建立民国的热情，对内能做到亲切友爱，严守秘密，对外能做到团结群众，鼓舞和教育群众。阅报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完成任务，都是基于这共同热情而来的。

（四）利用同情革命的群众，做革命工作。

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所作的宣传，强调民族革命，强调大多数汉人不该受少数满洲贵族的统治；同时尽量暴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割地赔款，听任列强予取予夺，驯致国将不国。海内外流传清皇朝采取“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更激起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愤怒。当时参加革命组织

的群众虽然不多，但同情革命，乐意为革命奔走出力的却不少。同盟会革命党人便依靠他们作了不少的工作，如周明辉在鼓浪屿医院学医时参加同盟会，将其宿舍给革命党人作为联系同志和收藏宣传品的地点，并把部分宣传品转托医院中一位女工友收藏（这位女工友的儿子后来也参加同盟会）。丹麦人办的大北电报局一位华人高级职员李搏用，遇有关妨碍革命的密电，立即通报消息。有个姓许的在美国驻厦领事馆工作，从美国人那边探知有关革命情报，也迅速传达。蔡某是三五公司（日本人开的）职员，同情革命，以鼓浪屿洋基口自己的住宅作为党人临时集会地点。黄蕴珊等人，利用美利时洋行为通讯地点和联络站。黄约瑟、王振邦等，则以三达洋行为秘密联系的机关。振昌洋行则由丘魁迎担任联系漳州方面同志的通讯。黄廷元出钱，萃经堂承印的那本《图存篇》，印刷工友出力，排印，严守秘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都作出一定贡献。有的初仅同情协助，继则自身参加革命，积极地为辛亥革命作出一定的贡献。

三、光复前厦门的社会改革

厦门同盟会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不但有信心、有决心要推倒清政府，同时，也抱有改革社会陋习，破除迷信和去毒（即禁鸦片）的热情。在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方式公开进行活动。如：

（一）破除迷信

清朝末叶，科举废，学校兴，具有进步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人，都认识到迷信的贻害，不但束缚人的思想，甚至有患病而求神问卜误投药物而断送生命的。因此，同盟会中人相约，以破除迷信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1910年12月25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廿四日）拆除一个寺庙改建为厦门自治会会

所。邵贞茂动手推毁佛象。一班神棍，眼看大势所趋，敢怒而不敢言。

（二）禁烟

厦门去毒社系林炳章（林则徐之孙）到厦门督促，由杨子晖、陈寿星、李禧、吴钟诚、林廷清、卢蔚其等人组织成立，杨子晖任社长。初期雷厉风行，一些“瘾君子”惧而自行戒绝者不少。顽固者亦关门闭户，提心吊胆，聊过其瘾。1911年6月18日（宣统三年五月廿二日），地方势绅陈少梧在南普陀吸烟，去毒社侦知，由丘汝明率人当场破获，并予抓住，这件事哄传全市。

（三）禁缠足

封建时代中国妇女，除女婢外都缠足，竟为小脚女人。清朝末叶，妇女也逐渐觉醒起来，但是多数仍狃于旧习，心存观望。同盟会中人，相约以身作则，年青的同志，立志非天足的对象不与结婚，妻子或亲属缠足的，则鼓励其解放，起了很好的影响。

（四）同文书院学潮

同文书院以美国驻厦门领事馆的领事任董事长，厦门海关税务司任副董事长，聘请一些地方豪绅和资本家任董事，称为华董。当时华董中有叶清池、傅孚伯、林菽缄、黄秀琅、钱三、丘振祥等。他们除自己出资捐助外，并负责向地方有资力的华商募捐，来给美国人办这所奴化中国人的学校。书院一切权力操之美国人韦茶霁（B.G. Weel）。英华书院是英国教会名义创办的，开始没有设董事会，经过一段时间才组织成立，董事多以该院校友充任。经费来源，多取诸菲律宾华侨。英华书院采取教会形式，每天上午上课前，一定要举行礼拜，并且以圣经为主要课程之一。两书院竞争发展本院势力，勾心斗角地尽力把它们的毕业生介绍到厦门

海关、邮政、电报局、洋行和外国银行任职。以此为饵，诱使学生就范。但也有不少人，起而反抗并利用其外人机构或洋行的岗位，进行爱国的活动。当时同文书院的第七班（毕业班），因为该院课程大部分系用英文教授，每日仅插汉文课一节，不能满足他们学习汉文的要求，起而向该院当局提议增加汉文课时。不果，全班愤而坚决离校，形成反帝反奴化的学潮。该班学生之所以有这表现，是由于院内先有革命的种子。如陈大弼、徐屏山两位教师和一位学生杨山光。陈系该院毕业生留院任教，经常向上海和海外订购进步报刊，经英国驻厦领事馆邮政转递。（当时我国邮政权旁落，列强得在各地领事馆自设邮政，收受各所属洋行和挂籍牌的洋行的信件，与外埠通邮，免受检查。厦门也设有此类外邮。）陈阅后，介绍给进步学生传阅。是时，林季商的秘书吴玉焜也订阅不少进步刊物，陈常向吴借来供应学生传阅。徐屏山原台湾籍，因日本占领台湾，不愿做日本的顺民，迁往厦门，任同文书院汉文教员。徐博学多文，富有民族思想，受他哥哥徐明山（同盟会会员）的影响和鼓励，在编写讲义、讲课以及与学生接触时，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杨山光年青时即考中秀才，为进修外文，入同文书院肄业（就在这时期参加同盟会）。陈、徐、杨师生对同文当局高压学生极为不满，即分头鼓动第七班全班学生（即毕业班）向当局提出增加汉文课时的要求。院长美国人韦茶霁悍然拒绝，并把全班学生开除。社会进步人士对学生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韦茶霁全不理睬。于是，第七班学生，反抗到底，坚决离开同文。事先杨山光向其岳父陈子珽接洽，请他出面创办公立中学。陈子珽开设建兴钱庄，平时颇注重教育，其子陈松寿、陈松熙、和建兴钱庄经理吴维钦的儿子吴金声、吴金秋都是第七班学生。加上该班学生马大庆、吴锡璜的活动，子珽本着

义愤，又得到了吴荫庭、黄廷元、杨子晖等大力支持，乃毅然出巨资，并成立校董会进行募捐，很快地办起厦门公立中学。陈任监督（即校长），陈大弼、徐屏山联袂脱离同文到公立中学任教，另延聘李禧为图画教师，陈河洲为汉文教师。设正、备斋两班，正斋是同文书院第七班学生，备斋是公立小学一班程度较高的学生。公立中学开办后，除根据当时学制设教外，特别注意灌输革命思想及加强体育训练。学生经常进行军事体操，学生脚扎绑腿，肩荷木枪，准备在必要时，为国效忠。到1911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办；时间虽仅短短的三年，却体现厦门人民在辛亥革命前夕爱国思想的新发展。

四、厦门光复的经过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慷慨殉难，举国震动。厦门的革命情绪因而高涨起来，革命的要求更加迫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广州起义，虽没有成功，厦门同盟会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加强组织，如何积极推动革命，即决定：①分别与海外有关方面加强联系；②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发展组织；③物色适当的人选向厦门驻军（包括炮台）策动反正。但因为当时厦门同盟会的组织不健全，没有核心领导，虽有了提案，有了决议，很少贯彻执行，形成力量单薄。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厦门，人心大为振奋。接着，各省相继起义，革命发展势如破竹。厦门同盟会员张海珊等创办《南声报》，张自任总编辑，以苏君藻、黄幼垣任副主笔，于1911年11月2日出版（宣统三年九月十二日）。这家报纸出版后，光复厦门的呼声更响彻遐迩。

(一) 清吏闻风先遁

武昌起义后，厦门革命的风声，日紧一日，一些商人，深恐一旦爆发，市面秩序将发生混乱，忐忑不安。1911年11月5日（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市上忽有人传说“革命军来了”，一呼四应，商人纷纷关闭店门，举市骚然。闹了一会，查无其事，才重开店门营业，但一场虚惊，人心更加浮动。平时骑在人民头上的兴泉永道台庆藩（满人）原已看到时局越来越不妙，经此虚惊，更加害怕起来，就在11月7日（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夜），化装逃下海关巡船“并征号”，越日搭英轮“广西号”往上海潜匿租界。厦门人民知道庆藩已跑掉，厦门提台也早已潜逃，认为这个地方的清廷统治已经崩溃，正是市民起义光复的好时机。因此，同盟会领导人如王振邦、黄约瑟、张海珊等乃大活跃。正在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传来福州于11月9日（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宣告光复的消息，厦门人民更加迫切要求起义。同盟会中心人物王振邦联同丘汝明，孙印川等六人往见厦门自治会会长陈子挺（厦门自治会在1910年12月成立）商讨厦门光复的办法。陈子挺认为厦门无须武装起义，只等待福州派员来接收政权便可。前往商讨的六人中，非同盟会员的都赞成陈的主张，但同盟会员王振邦、丘汝明等坚决反对，认为省会福州虽已光复，可是光复伊始，地方维持和改革，千头万绪，短期间内，恐不能顾到厦门。何况厦门市民迫切要求早日毁除封建锁链，恢复自由，武装光复厦门，是厦门人民正义的表现和光荣的壮举。陈等不同意，没有取得协议。

(二) 市民起义易帜

同盟会骨干秘密开会，决定于11月14日（农历九月廿四日）起义，并决定集合地点和应收复的机关。到14日，整个厦门市，呈现紧张气氛，市民公开谈论革命和地方光复的

事。午后，革命气氛更加浓厚，一群群，一阵阵的人向寮仔后（现晨光路）行进。顷刻间，天仙茶园（戏园，西班牙籍民黄瑞曲经营的）已挤满了人，大多数人赤手空拳，只极少数人携带自己的手枪，此外，就是香烟罐伪装的假炸弹。在人声嘈杂中，张海珊走到主席台，简单地揭发清政府的腐败和说明革命的意义，并通知进攻地点——提台衙门。凡参加起义的人，左臂扎上“革命军”三字的白布条，到光复胜利后，凭白布条领光洋五元。会上有人不同意这种雇佣式的革命军，但已无法收回。哨笛一响，同盟会员领先，分为两队，一队从关隘内（今大同路第七市场）入西门，一队从驯狗墓（今台光街）入南门。几千个群众列成长蛇队，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挺进，沿途参加的人肩摩踵接，阵容更加雄壮。到达提台衙门时，仅见几个衙役，在传达室里神色不安地站着发抖。原来提台逃跑以后，其他吏胥也逃走一空。起义群众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提台衙门。翌日，厦门军政分府成立，推张海珊任统制，丘汝明（绰号大目）任警察局长，邵贞茂、林万山任巡官。是日，杨山光携带一把锈痕斑驳的指挥刀，率领几十个群众要接收胡里山炮台。中途，杨以炮台驻兵有枪有炮，而群众都是徒手，万一遭遇抵抗，就会造成损失。即派陈宝瑚先到胡里山说服，队伍留在镇南关（现在大生里）等候消息。不一会，陈复命说，炮台管带和全体士兵表示服从。队伍到达时，炮台刘管带率十几个士兵列队欢迎，缴出大炮炮弹和若干步枪，顺利地接收了重要的胡里山炮台。

当时，地方人士以厦门向有盗匪潜伏，仅1910年（宣统二年）就有劫案八起，为防止盗匪乘机捣乱，黄廷元、杨子晖、洪晓春等组织保安会，责成各保自筹经费，日夜派壮丁就地巡逻。因此，地方得以稍安。

(三) 争夺政权，发生内哄

政权一建立，同盟会就发生内哄，分为福州、厦门两派。福州派推张海珊为首，厦门派以王振邦带头。张任统制，王不服，想取而代之，双方各纠集流氓打手，于光复后的第四日（1911年11月17日）以手枪刀棍，进行格斗，计死二人，伤二十八人。厦门派人多占优势，死的是福州人，伤的也是福州人较多。陈德辉迅速邀请蔡世兴等医生为受伤者进行抢救治疗。同盟会中大多数正派人士，对张、王因争夺地位演成流血，深感痛心。第二天，同盟会同保安会中人在原提台衙内，开紧急会议，对双方进行调解。那知王派的几十个打手赶到附近威胁，张自知不敌，知难告退，辞去统制。但王也有所忌惮，不敢就职。地方人士以军政府无人负责，恐发生变故，即用保安会名义据情电省。福建都督孙道仁委派原鸿逵任厦门道尹，于11月28日（农历十月初八日）来厦视事，并成立厦门参事会，延聘同盟会、教育会和商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参事员。被延聘的有黄廷元、杨子晖、黄幼垣、洪晓春、黄约瑟、曾沧龄、陈天恩、蔡德远、杨砚农、傅孚伯、钱三、陈子珽、周墨史等人，以李禧、孙印川任秘书。参事会成立后，保安会便无形中取消。黄约瑟原在美国人办的三达洋行（即美孚行）任职，黄任参事员，该行美国经理竟指责他不该参加政治活动，将其撤职。黄迫得离乡往菲律宾谋生。

(四) 海外捐资支援

厦门光复的捷报传到海外，南洋各地华侨，额手称庆。各侨团自动组织募捐队，向各阶层华侨进行募捐，华侨都慨然解囊捐资，支援祖国革命。南洋同盟会派庄银安（又名吉甫）携款来厦门主持临时筹饷局，协助地方财政，我那时也离开缅甸公报经理职务，回到厦门协助这件事。槟城吴世

荣、陈新政、黄金庆、丘明昶等也筹款汇厦。泗水（印尼属）派庄以卿、庄少谷、王少文带二万元到厦支援。各地华侨除支援厦门外，直接汇给南京国民政府和广东方面的捐款为数更多。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对辛亥革命，输财出人（实地参加革命）功绩巨大。孙中山对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

厦门光复后，青年学生们受了革命的教育和新形势的鼓舞，眼看有几省和本省的泉州、永春等地还没光复，即组成一百多名学生军，以马育才带队，由宋渊源率领开往泉州。灌口庄育才、庄佑南等亦率天然公司种棉场的几十个工人到泉州支援。后因其他各地也先后起义，厦门学生军才告解散。

厦门辛亥革命见闻录

李 禧 余少文等

本文系根据五十年代市政协老年人士李禧、余少文、朱鸿漠、獭公等老前辈在市政协“老人之家”座谈的记录稿编写的。这些历史资料，有的是他们亲自参加辛亥革命的经历，有的是他们耳闻目睹的记录。这几位老前辈均已仙逝，资料中有些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略有出入，不尽相同，只能查对有关的历史书籍或论著，加以处理一致，如仍有差异，请读者指正。

一、谶纬之说亦鼓动人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全国振奋，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厦门同盟会各系统负责人加强联络，加紧准备武装起义。先是厦门各界革命人士推出代表走访厦防分府王子凤并警告他说：厦门地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政府官员如能交出政权，革命人士亦不会与他们为难。这种形势迫使兴泉永道庆藩借口患病逃离厦门，而王子凤亦因此而遂巡弃职。驻福州总督乃改派章拱北任兴泉永道，然而章拱北亦未敢迎接。这时厦门革命形势大好，光复在望。尽管如此，而厦门某些地方士绅却仍持观望态度。例如厦门商会一些会董就不敢坚决参加起义。为此，商会会长洪晓春召开会议，动员

员会董参加起义。洪晓春说：“……此次革命可望成功，徵兆已明，不用怀疑。兴泉永道庆藩报病离职，省派章拱北接替。‘章’字独‘立’头，革命尾。”会董叶崇华说：“《三字经》有‘不再传，失统绪’之句，说明清朝当亡于光绪、宣统，早注定矣！”众会董听了这些话，拍掌大笑。于是犹豫不决的会董遂表示赞同武装起义。商会意见取得一致。

这些谶纬说教，原不足为信；然智者相机利用以鼓动人之心，亦堪赞叹也。

二、厦门光复后政权机构的改变

1911年11月14日，厦门同盟会主要负责人领导起义，第二天成立厦门军政分府（或称军政府、统制分府、统制府），推举张海珊为统制。福建省军政府都督孙道仁闻讯，即派省参事员宋渊源为宣慰使到厦门。宋渊源认为厦门起义光复在福州之后，不得另设军政分府，应予取消。遂向张海珊取印信回福州，上报闽省都督孙道仁。

张海珊福建连江人，清末秀才，一向在连江本籍，后来在福州从事教育工作。他参加同盟会后，仍与立宪派保持往来。他受立宪派委托与福州同盟会外围组织“桥南公益社”协商，双方各筹集银圆500元，创办《建言报》，由他出任总编辑。几个月后，厦门同盟会黄复初到福州，在谈话中言及拟在厦门筹办同盟会机关报。张海珊表示愿意到厦门办报。于是参与厦门同盟会活动，任《南声报》编辑。

张海珊与厦门同盟会主要负责人王振邦合作，组织与领导了1911年11月14日的厦门辛亥起义。王振邦的革命活动，在联络海外华侨、联络泉州、漳州的革命志士，以及筹集革命经费，组织革命力量等方面的贡献，大大超过张海珊。然